

## 《戊戌狗年人犬同歡》

日前為向大家道賀戊戌狗年，印製了一份年卡（見本文電子版圖附件）。因卡片的篇幅有限，無法多寫，故要在此另文補充。

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，狗是沒有地位的。李漁村、彭國梁合編的《中國鄉情散文選》，鄧九平主編的《談故鄉》，兩冊合共近3000頁，竟一篇憶述愛犬的文章都沒有，貓呢，反而有夏丐尊寫的那長長一篇，並寫得很有人情味。

十三生肖裡。除了神話的“龍”，剩下的十一種動物中，老鼠，我最討厭；虎和蛇，我怕；牛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豬，我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。剩下的就只有兔和狗，是我較為喜歡的。兔子，我在2011的兔年時談專文過了。七年後的今天，輪到狗登壇了。

狗的量詞有兩個，頭和條。本文動筆前，得先選定用哪個。量詞“頭”，適用於不少的動物，像“一頭牛”，人，可以用“條”，如“一條好漢”，却不能用“頭”。因此，在下文，我選用“條”作狗的量詞，把狗和人的關係拉近一點，但切勿跟舊日上海租界的“華人與狗”混為一談。

在古文獻裡，例如《荀子·榮辱》寫的：“人也，憂忘其身，內忘其親，上忘其君，則是人也，而曾狗彘之不若也。”（彘，音zhì，豬也）。這句話，形容有些人的品行卑劣，連豬狗都不如。稍後，也僅有《世說新語》的兩則“義犬救主”是褒義的。然而，以狗的忠誠，護主的事例定當不少。在廣東新會我家鄉的廟旁，就有一座狗的石雕，被鄉人奉為“社稷之神”，看來也是紀念一頭義犬吧。

（附圖一；照片是舍弟社煜拍攝的）



图一：“社稷之神”游社煜提供

可是漢語詞句裡狗的形象，總不多不少帶點貶意，例如明代思想家李贄，因反對假道學，“有人罵他不是好狗”。清戴名世那首《雞鳴狗盜》也表示不屑與此等“雞狗群”的人為伍，感歎“狗盜雞鳴能建樹，早知何必博斯文”。魯迅也喜歡把對手罵作狗，喊着要打“落水狗”。

在俗語裡，對狗的印象也不見得好些：門口狗，狗腿子，走狗，狗眼看人低，狼心狗肺，狗口不出象牙，虎父無犬子，畫虎不成反類犬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等等。沒有一句是恭維的話。

十二年前丙戌，我也不免俗，曾俚撰了這樣的一副賀年春聯，雖然後來沒發表：“狗運亨通，慎防聲色犬馬；人事興旺，淺嘗家珍牛羊”。語詞間，也不見得對狗尊重。今年（2018）丙戌的春聯才換作“狗護其主，忠貞不渝；人為己群，剛毅無私”。

如果迷信會來世投胎，那麼萬一作狗，也別生在中國。在我們這個，稱得上有四隻腳的，除了桌子以外，什麼都吃的國度裡，估計每年殺掉一千萬條狗。那就是說，嬰孩、小孩不算，平均一百個中國人就吃掉一條。像廣西玉林市，每年五月舉辦“狗肉節”期間，每天宰掉一萬。對狗來說，簡直是“人間地獄”！。那裡，只有獅子狗可以逃過大難，正如粵語說的，全因“貴夾唔飽”，才免被放進鍋裡去。

現在轉看看在西歐狗的不同命運。去年在一個聖誕晚會交換禮物時，我領到一瓶木莓甜醬（*confiture de framboise*）。這瓶甜醬，是百分之百 bio，而且是一小顆、一小顆手摘的。甜度適中，果味鮮濃。牌子叫什麼呢？Mulan (木蘭) 是 Agnes 和她的英國夫婿 Alex 的愛犬名字！一個多富有典故的名字！（附圖二）



圖二: Mulan 梁勳慧提供

狗的另一叫人憐愛的品質，就是俗語說的“子不嫌母醜，狗不厭家貧”。近年來，很多巴黎的乞丐，都有一條小狗陪伴着，就是明證。

狗的忠誠，雖然不可置疑，可是降低一個層次，在它“日常生活”的表現，也常有點為了討好主人的動機。例如叫你叫它作一個有點難度的“faire le beau”（站在後腿上），作完這個動作後，你就得給它一點“甜頭”。有時候，它也不是甘心情願地聽你的話。我家曾經養過一條日本小狗，叫 Ruby（紅寶石），就不很“老實”。晚上我睡覺時，它就躺在我的床頭邊的地板上。可是當它以為我睡着了，就放輕腳步，到廳裏的沙發睡覺去！我喊一聲“Ruby”，它又回到床邊來！這也難怪它。誰都知道，沙發比地板舒服。

從人的角度看，狗的忠誠是有缺點的。它的忠誠是沒有原則，是盲目的。例如近日法國那個殺人嫌疑犯，就是訓狗師。他培養的狗，就從來沒有，也不會懷疑他的狠毒。這是我們絕對不該仿效的。

幸好自从物资生活有所改善后，中國也出現了飼養“寵物”的風氣。這個新情況，也許會引發一個時代的悖論——先讓國人改變對狗的態度，然後借助這個動力，由狗及人，進而推狗及人，達到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和彼此愛護。